



李宇明, 1955年生于河南洛阳。1991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。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。1994年被授予“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称号, 享受国务院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。1997年获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。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、博士生导师。出版著作有:《儿童语言的发展》、《语言的理解与发生》、《理论语言学教程》(主编)、《聋儿语言康复教程》(主编)等, 发表论文百余篇。

# 语文教育是文化之根的教育

——李宇明教授访谈录

○ 陈 瑜

G 633.3

G 632.0

陈:近些年来,中学语文教育危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综观这些呼声,我们觉得人们过多地强调了中学语文的文学性的一面,也就是说,他们力图要将语文学从单纯的知识技能训练中解放出来。但是我们知道,中学语文中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是汉语言的教学。您能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对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谈点看法?

李:中学语文教育有没有危机?有多大的危机?这危机是怎么造成的?这些问题我也接触了一些,但是据我的观察,这些危机的呼声更多的来自语文教育界之外的其它学界,如文学界。实事求是地讲,新时期以来,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说是很有成绩的,特别是小学的语文教育。他们拥有了多种教学方法,如集中识字、提前阅读、分散识字等,这些方法的运用打破了过去被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——识字关。这一点应该说功不可抹。中学语文教育也在探索。但是由于离高考太近,社会对学校的压力太大,进展还不太明显。但是,我认为这种局面的造成不能一拍子打到中学教师身上,这不公平。

20年来,语文教育有没有问

题?当然有。我认为这些年来的教育从总体上说就是原子主义教育。新时期之初,我们觉得西方分析方法非常精密,非常好,这并不错。但时代不一样了,在世纪回眸的今天,我们认为应该从更高的层次,从宏观的、模糊的层次上来把握我们的教育问题。这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反映特别明显。古代的蒙学教育正好可以补充原子主义教育的不足,比如说,古人读书讲究先读,所谓“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”,还有对对子,这实际上是词汇语法教育,而且是对语言的各种机制的整体把握。再比如猜谜语,这可以说把语言的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
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,我认为中学语文教育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(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危机)有两个:一是太重视语言学知识的教学,而对语言本身的教学重视不够。如教学生切分主语、谓语、宾语,这些知识对学生来说,有一点就够了。最重要的是语言本身,应该教学生学会语言,学会听说读写。二是语言教学的数学化,太讲究精密,太讲究标准答案。这一点我体会较深,我女儿的语文试卷中的语言试题我能做对60分就相当

不错了。邢福义老师说,李宇明能做60分,他就更不行了,及不了格。比如说改病句吧。明明没病,却偏说有病。

当然,对于语文教育,我们质疑它、批评它,并不是为了摧毁它,而是为了建设它。这才是我们的初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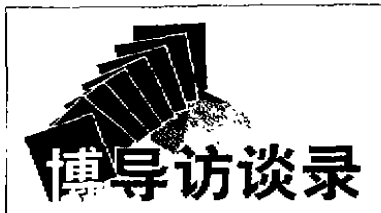
陈:语法应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,具有动态性、可变性,那么如何规范它?中学语文中的语言教学如何进行规范化的语言教学?

李:如何看待语言中的规范与变化,中国语言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,大概有以下三种看法:一种认为是语言学家只有描写语言的能力,这是受美国描写语言的影响;二是一定要讲究规范,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;三是开放式的观点,就是说规范也做一点,及时重视语言的变化。我觉得这都是在从外围谈问题,即从社会与语言的关系的角度来谈问题。从另一个角度讲,所谓规范就是语言现象中的典型现象。假设典型现象是核心的话,那么,越到边缘这种典型性就越模糊。如“很香港”、“很华侨”就属于这一类。还有一些从方言里来的,如“好漂亮好漂亮”一听就知道是从南方来的。从边缘现象来

看,文学家对语言的规范是相当反感的,因为文学家就是要将语言陌生化,进行变异,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而且,典型现象与模糊现象之间也不是没有关系,用“家族相似”理论上说,从典型到模糊一般存在一个变化的系列,彼此存在着许多联系。联系到中学语文教学,我认为中学语言的教学应该教那些典型性现象,没有必要过于纠缠那些边缘性的现象。测试也是一样,有些改病句简直就是在“无病呻吟”。

陈:“语文”与“语言”、“文学”相比有较大的模糊性。今年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第三期上就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“语文”作为一个学科的不确定性问题。定位不准、目的不明,似乎是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的一个问题。

李:中学语文教学要达到什么目的?我认为它应该是整个人生教育的一部分,这非常重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包括下面几个层次:一是汉语的基本技能。比如口头表达的时候,怎样组织自己的谈话,怎样引起听众的兴趣,怎样才能得体,采取什么样的手势、什么样的眼神等等。从语言学的角度看,这就是讲话的“合作原则”、“礼貌原则”。这些都属于语言的基本技能,而不仅仅包括语法之类。应该把语言当做一个活的东西,当作人的一种行为来看待。二是要有一些语言学的常识性知识。如:全世界有多少种语言、方言?语言是如何产生、发展的?计算机时代语言起到什么样的作用?人机对话中编码体系有哪些原则?文字有哪几种类型?文字是如何创造设计的?东亚的文字为何有自己的特点?这都属于语言学的常识问题。三是学习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现象。首先,一种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它的语言,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。有了共通的语言,就会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,就会产生一种民族认同感。如果忽视汉语,就会动摇我们民族的根。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实际上就是文化之根的教育。其



次,掌握了一门语言也就掌握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手段和方法。因此,也不能忽视外语的学习。比如说,用汉语写地址都是从大地方到小地方地写,而用英语则是从小地方到大地方地写,这种区别正体现了西方人对个性的张扬。再次,语言的运用与民族文化习惯有关,了解这一点会有益于我们的汉语学习。汉语的韵律感是非常强的,这个特点从《诗经》那个时代就开始了。儿歌里像“小老鼠,爬灯台,爬上去,下不来”一类,节奏韵律多么明显。这也影响到汉语的语法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们常说“读报”、“阅读报纸”,“阅”与“读”,“报”与“纸”在此都是同义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只说“读报”、“阅读报纸”、“读报纸”而不说“阅报纸”、“阅读报”呢?这很可能与我们汉语对音韵节奏的追求有关。第四就是语言的高级形式——文学的欣赏与创作。语言与文学是一个整体,不能人为地分为两个方面。文学从本质上说是对语言的最精彩的运用。对于中学生来说,我觉得,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学会创作,而是要学会欣赏,学会体会,分析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。

陈:目前中学语文教师中也有大量的人在从事语言学的科研工作,您做为一个语言学家,能不能对他们提几点建设性的意见?

李:中学语文教师从事科研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:一是要切合自己的工作。一般不要离自己的工作太远,否则的话,就会产生科研的焦虑、工作的焦虑,反倒收不到好的效果。也就是说,选题应围绕着自己的工作进行。语言研究的选题很多,我们语言学研究有句口头禅“语言学就在你身边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中学语文教学本身就

是一个富矿,而且也只有中学语文教师才能研究好这一块。因而研究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上,二是要有兴趣。兴趣来源于疑惑,来源于问题。发现了问题,科研就出现了。发现了问题,然后再千方百计地去解决它,这就是科研的过程。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讲,科研能培养人的一种境界。科研能给人一种创造性的喜悦,也有益于身体的健康,因为科研面对的是纯洁、是真理,能净化自己的心灵,使生活有意义。

中学教师怎么搞科研?科研首先要有问题。而这一点正是中学语文教师存在的问题。中学教师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懂了,什么问题都有定论了。实际上,教科书落后于科研前沿往往是几十年。教科书就像一张帷幕将后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给遮住了。中学语文教师就要敢于揭开这层帷幕,走到后台去。因此,搞科研就是要使自己从低级明白到高级糊涂,再从高级糊涂上升到高级明白。再就是做好学术准备。科研不仅仅是经验总结,论文最典型的品格就是创新,而不在于印证。有些中学教师给我寄来的稿子,往往是前面引用叶圣陶先生的一段话,然后举几个例子就完了,这不够。一篇论文要么是观点新,要么是材料新,要么是方法新,否则只能叫做随感随想。咱们《语文教学与研究》之所以逐渐有了品味就是因为有了新东西。

要出新,还有一点特别重要,就是要查文献。前人做了些什么工作,存在什么问题,你准备从什么地方突破,这都依赖于对科研文献的掌握。文献意识不强,往往带来重复劳动。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一点点推进,你就站在了科研的前沿。此外还要有方法意识,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能反映出研究者的视野和研究的价值。现在进行语言研究的方法很多,如描写归纳法、社会调查法等等,几句话讲不清楚,下次再说吧。

(本文责编:曹军)